

晉書

卷一百十二
之一百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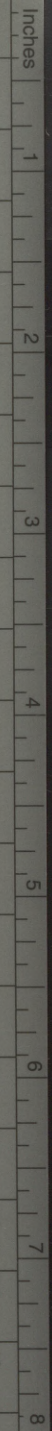
涵芬樓
影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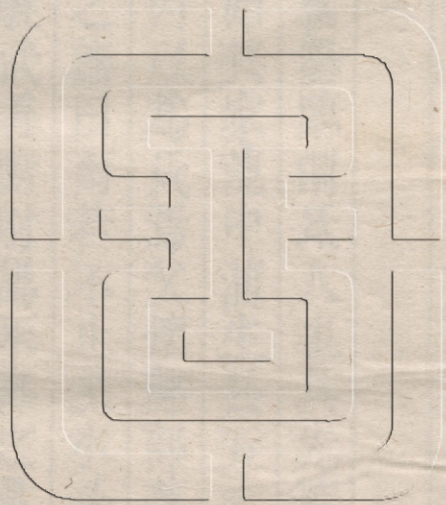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晉書卷一百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二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畧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畧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

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鑿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

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

六十六健僭位偽諡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

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旣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賤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東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畧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載記
至無不降者三輔畧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
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賈
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
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旣而潛使諷玄碩等
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
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爲天王
皇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弟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
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勲至是勲率步騎三萬入
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卽皇帝位于太極前

殿諸公進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爲其
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
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衆畧關東并援石季
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
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太半遂
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
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
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菁率衆擊
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
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

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別將入浙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勲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于堯柳城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三

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勲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勲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

一屨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
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
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
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
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萇勒兵入東宮
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萇以健爲死廻攻東掖門
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萇殺之數日健
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諡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
曰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
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
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
鞭之生日性耐刀槩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
以汝爲奴生日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
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
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
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
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

後十數萇旣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爲太子
健卒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三年
也尊其母强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
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
州牧鎮蒲坂苻謏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
封授有差初生將强懷與桓溫戰没其子延未及封而
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
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
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帝坐
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

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
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
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
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
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
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
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
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
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曰蝕之
災饗羣臣於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

尚書令辛牢典勸旣而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爲樂生聞張祚見殺立靚幼冲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立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

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二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鑿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旨孰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

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
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
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
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况也瓘曰秦若兵彊化
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爲秦有何辱征東之命
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疆燕納款八州順
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
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
不能路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
涼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崑域

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况自固秦何能爲患負殊曰貴
州險塞孰若嶠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
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
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
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
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
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
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
世享大美爲秦之西藩瓘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
南河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滂先叛化

盛後實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
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矧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
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
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
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
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
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
密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
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蹟索幽則中書監胡
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

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
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
書呂婆樓文史富瞻鬱爲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
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權畧攻必取戰必勝關
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
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
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
之才蘊佐時之畧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
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
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欵請爲臣妾小

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瓘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見機之義實在君公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容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八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爲襄所敗

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尅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剗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

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彊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姦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僞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爲言平卽生母强氏之弟也生旣弗許强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

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予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讌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出目然後

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廻騎距襄俄而黃

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

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誠之曰酋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卽僞位殘虐滋甚耽湎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少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爛雞豚鵝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

勲舊親戚忠良殺害畧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旣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三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於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脩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

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諡厲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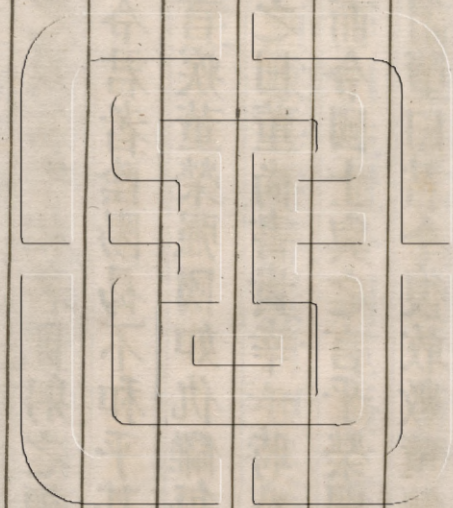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畧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平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畧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晉書卷一百十三



晉書卷一百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三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

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翼曰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

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勵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爲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僞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心堅深然之納爲謀主生旣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生以僞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氏並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羣寮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

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
改元曰永興追諡父雄爲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爲皇太
后妻苟氏爲皇后子宏爲皇太子兄法爲使持節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爲太尉從兄柳
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河南公子
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爲衛將
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强汪爲領軍將軍仇
騰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
爲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
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

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
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
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諡
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於是脩廢職繼
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
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
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
軍鄧羌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
戰爲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
罪署爲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

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驅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爲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

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勳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尙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尙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

廡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廷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藉田其妻苟氏親蠶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

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

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奔干率衆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

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宮召郡國學生

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脩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勸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爲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于祀漢

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屠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尙書鄧羌爲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鄒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爲國二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爲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爲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興寧三年堅又改元爲

建元慕容暉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于崑
澗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
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于
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堅率中外精
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爲前鋒都督
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
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
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
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貳
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以東二

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
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
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荊州
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斂岐叛堅自稱益州
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
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于略陽張
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尅之天
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于葵谷儼思遣兄子純謝罪於
堅仍請赦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
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使王撫

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邁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爲光祿勳歸安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于堅苻庾據陝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黎以爲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爲雙武所敗堅

又遣其武衛王鑿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左衛苻雄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于榆眉鑿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鑿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已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鑿等攻上邽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鑿等攻陷陝城克之送庾于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于枋頭

睥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睥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睥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旣旋慕容睥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羌

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導攻睥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睥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邵羌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睥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救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靈

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鑿軫冒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執暉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于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晉陽執暉并州刺史慕容莊暉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暉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

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

舉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
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
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
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
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
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
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
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
國冲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
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

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
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
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
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
堅散暉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
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
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改
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
勞止之詩以饗其羣臣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

于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教于堅堅遣王鑿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鑿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鑿蚝敗之鑿蚝屯慎城初仇池氏楊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旣而歸順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

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次于鷲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于雅纂將碩密降于雅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旣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卽署天錫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
以楊纂旣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
纂安遠將軍澠川侯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
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
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
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玷
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
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
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

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
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
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堅以
境內早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大官後
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
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
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
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
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
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

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
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
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
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
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爲丞相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
猛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
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
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
妃星失明左右閤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
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

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
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
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埽東井
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
以暉爲尙書垂爲京兆尹冲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
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
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
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
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
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

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
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尙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
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
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
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
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
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史
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
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
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

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人自劔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
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
成又攻二劔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
尉周虓降于彤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
等于縣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于
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
歸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
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
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
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

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
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
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縣
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
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縣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
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於
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
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
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
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爲國子祭酒
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
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
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
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
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尙書
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餞
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
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負
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
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

梁粲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
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
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
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
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
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仿萇進軍入清塞乘高
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
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
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
送之于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

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
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
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
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
旣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
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
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
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
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
堅以翼犍荒俗未叅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

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事
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
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
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
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
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大畜善馳走逐水草而
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
何爲堅善其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
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
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

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弟
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
三日遣其尙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暉苟萇等步騎七
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石越
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
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
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
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愆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
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
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萬爲序聲

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
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逵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
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
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
七萬寇淮陰盱眙揚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
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
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
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
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
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

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
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
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
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
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
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
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
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
衆積粟如山但徙荆楚人內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
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不

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思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
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
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
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
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不於是促圍攻之
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
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興師
乃止太元四年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水
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
署爲度支尙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揚

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
以征南府器械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至
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城
超引軍赴之戴逯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中
徐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旣陷淮陰留邵保戍之
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
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
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南縣王師敗績
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
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

毛瑛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
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
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
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
績玄率衆三萬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
玄戰于塘西玄大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
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
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
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
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
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爲庶人堅以毛當爲
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兖州刺
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
之功也又以苻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
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
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
賞及是遷也恚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
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旣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
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命

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
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
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
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
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思
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
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
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
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
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

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
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
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
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
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之
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海行四
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于中山有衆十萬
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長
安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
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于涼州徵苻融爲

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尙書事洛旣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巘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肩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

書梁讜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爲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大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

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尙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旣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晒二漢之徙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鄩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叅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

晉書卷一百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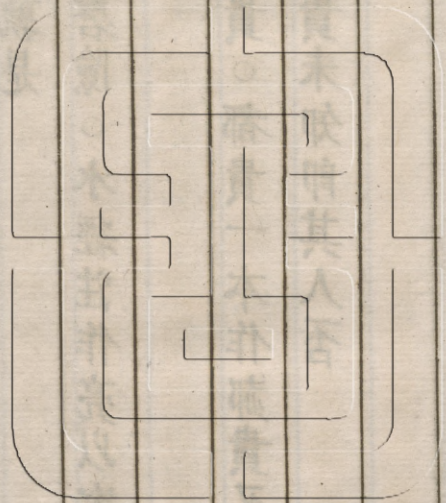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苻堅載記上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楊十
六國春秋作王下文云堅以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
仇池未知孰是

亮懼而退守磬險。水經注作亮以容裘谷險固難拔
保而居之

荊州刺史都貴。都貴一本作郝貴又作梁成上文有
右將軍都貴未知卽其人否

晉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晉書卷一百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四

苻堅下

太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讐而況臣

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爲司徒融固辭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卽僞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大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卽三祖陛下之

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

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苻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爲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旣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

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
晉將軍朱綽焚踐河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
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
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
輟舖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仗精卒可有九十
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
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
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
璧輿櫬啓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
卽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

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
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
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
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
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
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
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
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
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
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

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爲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

內斷於心矣羣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台主亦不爲閹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

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讎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

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棲無爲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勞身于馳騎口倦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

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鸞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逃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尙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

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鄣善王休密

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寔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爲無

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彊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彊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不世

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沖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

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十數里中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

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

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
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
逸宜速進衆軍倚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
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
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
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
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
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
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憚然
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

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
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
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
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
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
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
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
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
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
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

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殮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絲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尙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

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郟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赦殊死

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諡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羣盜衆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爲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

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尙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

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
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
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
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
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于河
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
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
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
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
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

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翹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
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
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
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
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爲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內侮
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
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
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
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
諭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

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恠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旣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

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于鶴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惵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爲萇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

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屬漢之衆來赴難
堅聞慕容冲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
戍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
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冲河間公苻
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冲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揭
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
戰冲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爲前將軍
與苻琳率衆三萬擊冲于灞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
流矢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
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

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
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
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
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
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
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
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
遷及于碭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
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

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鄆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鄆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冲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為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冲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苻不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亮于中山以為已援垂遣張崇要興獲之于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不進退路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不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碣磔濟陽

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襲次于河北丕遣將軍桑
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丕懼乃遣從
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于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
國難須軍援旣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
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逵與參軍姜
讓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
寇讎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
救世之主旣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
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
爲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

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況君
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勲使功業
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
改書而遣逵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
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旣至堅每日召
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
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
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
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椎蘆作蘧蔭不成
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

兩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
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
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
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
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
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人白堅堅
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
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達
既至朝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丕欵誠無
貳并宣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

救鄴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
冲僭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
常爲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尙書
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
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
也於是與毛萇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
獲免嘉其忠勇竝拜五校加王品將軍賜爵關內侯冲
又遣其尙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
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
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冲于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韓詒
九
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冲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
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官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
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
進苻暉屢爲冲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
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
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敷爲統主相率結盟遣兵
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冲爭
麥戰于驪山爲冲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
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敗之俘掠鮮
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冲深憚之遂穿

馬埒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饑甚
丕率鄴城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
軍人飢甚多奔山中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謡曰幽州缺
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契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
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
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
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
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
宜貳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爲
之或戰山峯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

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
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乎
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
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
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
尚書郎自表父讎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
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酋望深以爲慚故相率距
萇以立忠義時有羣烏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
悲占者以爲鬪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衆登
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
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
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
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
災返善保誠順爲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
喪無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爲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
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
時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
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翊於烏合疲鈍之賊豈
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
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

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
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
汝先父勿爲妖形獻歔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
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
路斷絕千里無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
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
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每夜有人周城大
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
共汝旦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
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
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
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
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冲于城西爲冲所禽
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
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
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
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
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
有怨者舉煙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
存當舉煙又爲謠曰長鞞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

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
堅之分氐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
阿得脂博勞舊父是讎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
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
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
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
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
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
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
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
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旣不許萇以
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
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
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于下辯璧距之乃奔武都氐
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
桓玄篡位以宏爲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
彊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堅聞
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
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

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謠言矣不僭號偽追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于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旣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雋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

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得以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

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
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
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
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
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
善惡禁勒彊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
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
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
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
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

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
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
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
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
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
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
毀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
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
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
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

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僂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爲丞相中書監尙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儼卿爲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

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
內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夔倫始叙朕且欲從容
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
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
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
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
重參路泰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
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叨之臣何庸狷而應斯
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
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

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
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
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幾之務事無巨細莫不
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
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
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
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幾若文王
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
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
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

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流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讎也終爲人患宜

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歛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諡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

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瞻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脩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恠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

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羸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

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旣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具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屆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

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尙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旣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縷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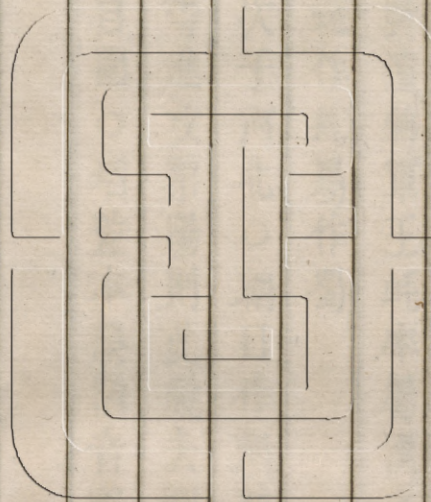
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尙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讎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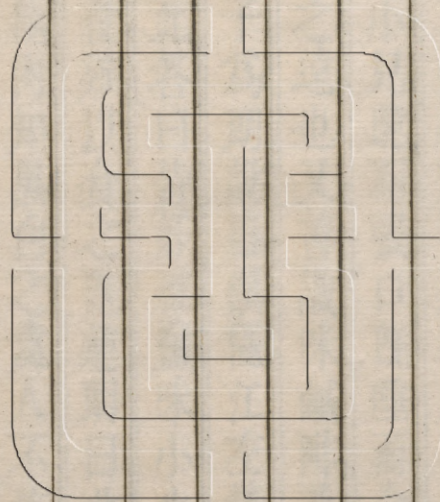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

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立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立於彭城求降立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

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
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
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
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餼食訖問曰關
中之味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
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
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
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
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
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
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
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
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晉書卷一百十四

晉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苻堅載記下以十具牛為田○風俗通北俗三牛為一具以荷一犁

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屬漢之眾來赴難○十

六國春秋蚝作虬屬作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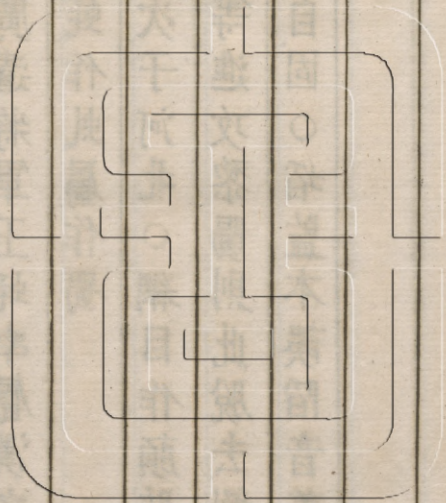
將軍顏肱襲次于河北○綱目作顏肱劉襲軍于河北

下文云襲等進攻黎陽則此脫去劉字也

遂穿馬埒以自固○埒監本誤陷音義埒與坎同今改

正

晉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晉書卷一百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五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
堅與言將畧嘉之命鄴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
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
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
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
冲頻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

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
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
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
永留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
以太元十年僭卽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
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
公王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
隸校尉陽平郡公苻冲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
平王俱石子爲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
陽公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爲侍中徐
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
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
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
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
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
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
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渴自然投戈
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
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

水令健爲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畧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

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克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謨爲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

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不稱尊號遣使謝罪王
亮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
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
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不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驃
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
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
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
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
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陝東
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

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
卽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于
關東泓冲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
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
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澤之狄共戴皇天
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勲舊豈忍
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
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十餘萬少
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
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

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三忘軀之誠勳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眾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眾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夫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旣而城陷兗及固安侯苻鑒並爲麟所殺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人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旣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旣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爲使持節

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
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
苻纂爲大司馬張蚝爲太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徐義爲司空苻沖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
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
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
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
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
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

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
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丘墓毒徧存亡痛纏
幽顯雖黃中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爲
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勦
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土旬會大駕于臨
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
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
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
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擊萇平涼太
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弈于率鄯善王胡員叱

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戰于孫丘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劔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畧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軍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劔攘袂將斬貳己

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成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容丕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慕容丕戰于襄陵王永大敗丕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丕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

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不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僞諡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卽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脩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爲奇畧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興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

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歿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旣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

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彊豺狼梟獍舉曰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挺劔西州鳳翔秦隴徧師躡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駟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

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卽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獻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

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虜帥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爲車騎

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爲司空
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
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
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
沛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
蘭犢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
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
蘭犢絕之皆爲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
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殺
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

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萇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
太子弁爲南安王尚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
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
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
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
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
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
襄勅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爲
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
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

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旣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尚書苻碩原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爲其後繼璧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畧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格奴

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子鴛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
密遣其將任瓮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
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畧善御人必爲
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
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
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豎
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
軍路柴强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
東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
爲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

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
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盾而可坐視豺狼忍
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
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
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
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
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
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舍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
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
以質爲東平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

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溫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爲崇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疢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

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爲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

和至是莫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
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
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
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
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
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
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
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
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
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宗奔于湟
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僞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
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
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
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
軍天錫卽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
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
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我夏懷其惠天錫
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旣而以泮河西
德望拜別駕呂光旣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

光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
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
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
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
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
色不變弟菱有雋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
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
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
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

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
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
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無犬
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
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
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
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虵豕之墟紫宸
遷龍龜之穴于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
烏之靡定苻洪擅蠻貊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

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旣承家克隆
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
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
慘虐稟自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
命疑猛虎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
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環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
詠挺草付之休徵剋翦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
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
國苻融以懿威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
勇恢威畧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

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
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
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旣而足已
夸世復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未叶恥
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
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
蹕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
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彊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
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
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

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人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健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辰竊帝圖王患生縱敵亂起矜彊丕登僭假淪胥以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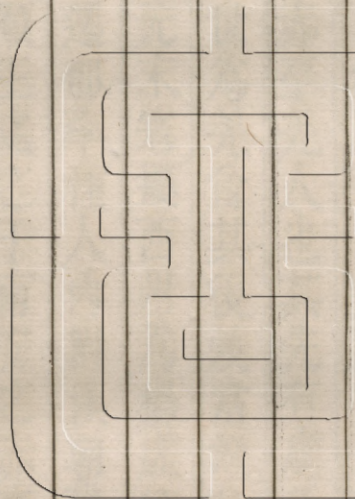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十五

晉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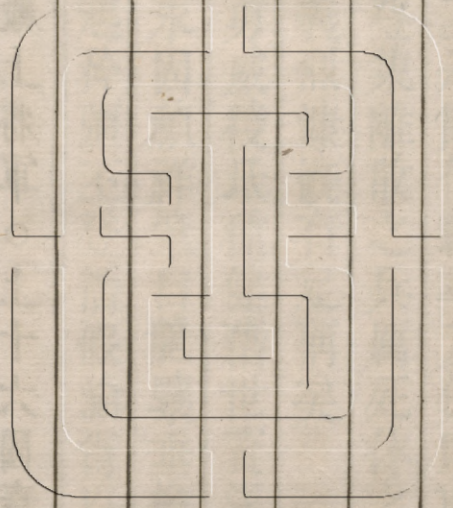
苻丕載記謀伐王統平上邽。平十六國春秋作于

扶風馬郎。郎十六國春秋作朗

苻登載記拜殿上將軍。上十六國春秋作中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考證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考證

晉書卷一百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六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為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為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立孫柯廻為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廻生弋仲少英毅不

乾隆四年校刊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考證

一

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緝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右季龍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旣死季龍

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衆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

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子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賤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

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鉞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尙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

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
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
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
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
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
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二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
所敗弋仲之柩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于天水冀縣
襄僭位追諡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
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
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
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
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
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卽丘縣
公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
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碣磔津以太原王亮爲長
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斂歧
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
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

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于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楊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

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敦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

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思效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

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

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
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
公禮葬之萇僭號追諡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
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
洛陽也夢萇服袞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
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
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
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

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
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兗三州
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
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
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
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
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
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旣
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
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

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
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
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旣臻
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
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
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
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
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爲
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
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

爲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
廣党刪等爲帥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
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
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祥等數千戶于
敷陸至是降于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
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萇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
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
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
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
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下莊得貳之義也堅寧朔將軍

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尙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旣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于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衆數千保據馬

嵬奴遣弟多攻麟萇伐麟破之麟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卽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干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誛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

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
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尙書郎拜弟碩德
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
鎮上邽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
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爲
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
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
請救萇將赴救尙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
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
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

之間足可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渥源師奴率
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
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
旣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旣與苻登
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
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
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
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旣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
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

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襃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欲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

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在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較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

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御羣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鴛

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羣下諫之萇曰槌旣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

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氏
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
苟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
苟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
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
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
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
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藝
駕馭英雄收羅雋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
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

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
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叙苻登驃騎將軍
沒奕干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萇寢
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
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
盾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盾王
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
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小定
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
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苻登與竇衝相持

葛議擊之尹緯言於葛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關之原葛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葛策使興還鎮長安葛下書除妖誘之言及姦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降于葛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爲鎮東將軍葛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

入營中葛懼走入宮宮人迎葛刺鬼誤中葛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葛遂狂言或稱臣葛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人受遺輔政葛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無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旣備吾無憂矣以大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諡武昭皇帝廟號大祖墓稱原陵

晉書卷一百十六

晉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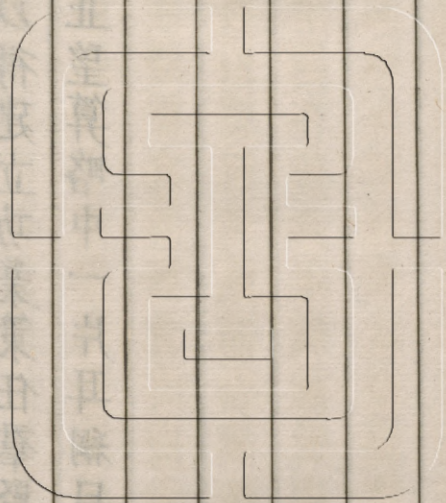
姚弋仲載記弋仲率步眾數萬遷於清河。十六國春

秋此句下有之漚頭三字

姚萇載記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
一片耳。○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綱目作正望算略中
有片長



晉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晉書卷一百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七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萇死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喪

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
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
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
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
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
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
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
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
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
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

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
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
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
十九年僭卽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
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
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山興
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
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爲四置四軍以領
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
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

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
竇衝走汧川汧川氏仇高執遂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
于興封征虜緒爲晉王征西碩德爲隴西王征南靖等
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
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
救魏師旣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
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
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
率戶三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
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剋

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
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
徵乳爲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
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于
城干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旣
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
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據楊氏
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
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興母蚩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
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旣葬卽吉興尚書郎李嵩上

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卽吉乞依前議與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掎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

乏絕宜明寘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泣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地氏殺興會有舍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于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裴歧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

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氏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廻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戶于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修己厲身往來

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劔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趙旻公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勲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暨

于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論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况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

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綱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

廷尉與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于時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與恐姦佞小人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與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已下徧于卒伍興之西也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

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碁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

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
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
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
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
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
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
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
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奕于
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歛權鎮洛陽姚顯及尚書令姚
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

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
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
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
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
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
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遂降
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悅之姚
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卒
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
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

徒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
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
立懼而奔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立雖名晉
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
之曰立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
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
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
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
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
固讓請疆場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

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宜湛愔璞質達裕國
兒皆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裴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
髮僞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
史西海侯李立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
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忿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
松忿至魏安爲僞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忿送于僞
檀僞檀大怒送松忿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
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叙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
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
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

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僭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

貢其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欵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墻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斂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斂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

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
奔于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
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
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
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小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
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
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
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
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
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

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
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
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
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參軍衡凱之詣
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
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
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
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姚碩德等
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
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城固
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興班告境內及
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
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
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
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磨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
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
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
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
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于羊牧興以姚

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雍
乃還秃髮儁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於
已乃署儁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
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造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
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
接銜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
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若儁檀才望應代臣豈
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
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
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

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
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
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獯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
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肝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
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僣檀會僣檀已至姑臧普以狀先
告之僣檀懼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旣至長安坐匿呂
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
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
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
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鷲以之翻翔羣生嬰罔極

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覽降春純風遠被刺史王
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
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
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
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
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
易失之幾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
旣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
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萋斐之責惟深以取呂
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鑿玄鏡

暨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
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
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
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
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
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
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旣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
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
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僞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旣沾投
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

披欵惟陛下亮之典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
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
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
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
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
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
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
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
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明珠生于海
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

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字格物與悅赦尚之
罪以爲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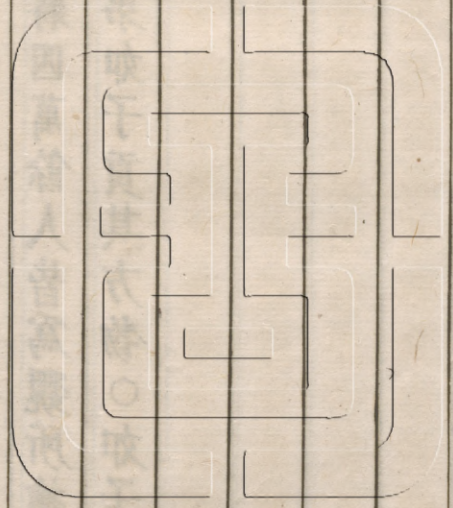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十七

晉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姚興載記上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
陽流人○韋華本書安帝紀作韋禮

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卒閣本作十
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如子一本作孛

晉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晉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晉書卷一百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製撰

載記第十八

姚興下 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州別駕呂營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澧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于晉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崑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奕

乾隆四年校刊

晉書卷一百十八

載記

十一

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珪送馬千匹求婚于興
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
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
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
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譙縱
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
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斂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
步騎二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
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
玄盛使自相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

興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
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
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爲吾有孤城獨立坐可
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
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
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
外率衆而還傉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爲勃勃
所擒興遣平北姚冲征虜狄伯支輔國斂曼嵬鎮東楊
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冲次于嶺北欲回師襲長安伯
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鳩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

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冲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斂成泣謂興曰冲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爲之所興曰冲何能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冲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

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兗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斂曼嵬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嵬營衆咸惶懼羣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宗傾儉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嵬營

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

乘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以爲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旣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姦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

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
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
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
千戶避勃勃內徙興處佛于湟山澤熾雲于陳倉勃勃
寇隴右攻白涯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
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
川不及而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姦詐好
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
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
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旣居將相

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
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僣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
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
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略興
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
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
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
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
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
鎮督一方願陛下遠覽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

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旣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兵散爲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潁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闖吾疆場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

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

公楊盛叛擾祁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
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白
鷲陝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右衛胡翼度從陰
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
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念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
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
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
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
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悞弗進琨
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念之

言興善之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磐熾新立羣下咸勸
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
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
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
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
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
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
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
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
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

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
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
有怨言以待御史廉桃生爲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羣
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興遣後將軍斂
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斂成爲羌所敗
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
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
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
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方隆
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

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
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
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
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
凶無狀潛有凌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
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
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
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
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廟社稷亦
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弘反于貳原貳

原氏仇常起兵應弘興與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與疾篤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斂曼崑並典禁兵宿衛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徇義忘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

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湛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羣臣征虜劉羌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柰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闕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湛等皆抗

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與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謐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柰何距之於是引見

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以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姦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豎爲之畫足釁成逆著取噬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邪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

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備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

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毀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不至長安興責不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不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彊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

興如北地弼次于三樹遣弼及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平涼太守姚周都爲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于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于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

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薄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旣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倚宦宦乃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

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
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
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
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
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
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鬼於諮議堂密謀收
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
慮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
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和性少猜忌必能
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

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
惡之宜修仁虛已以答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羣臣于
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
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
士數人預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
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
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
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
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
咸懷危懼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

日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仗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從欲隨輿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輿之存亡疑而不發輿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斂曼鬼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輿疾轉篤輿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輿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鬼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

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詔議堂遣斂曼鬼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輿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輿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師輿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斂曼鬼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輿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諡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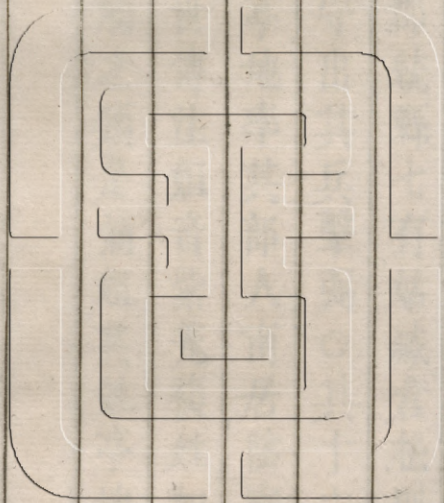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

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
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
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祆星見
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旣而流涕長歎友
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
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
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羣
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旣敗苻堅遣緯說堅
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
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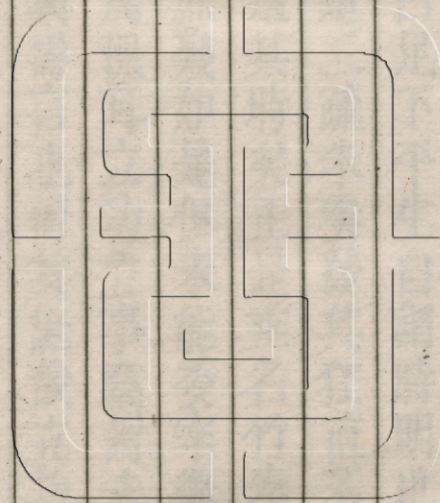
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
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
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
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
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
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
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
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
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
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

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沔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

興甚悼之贈司徒諡曰忠成侯



晉書卷一百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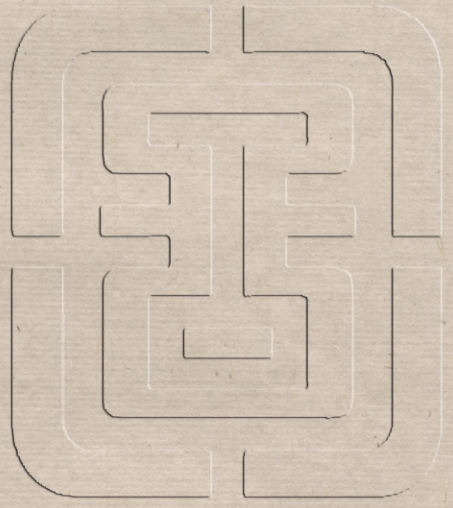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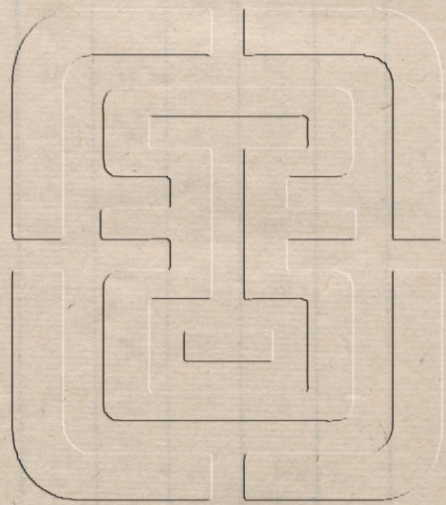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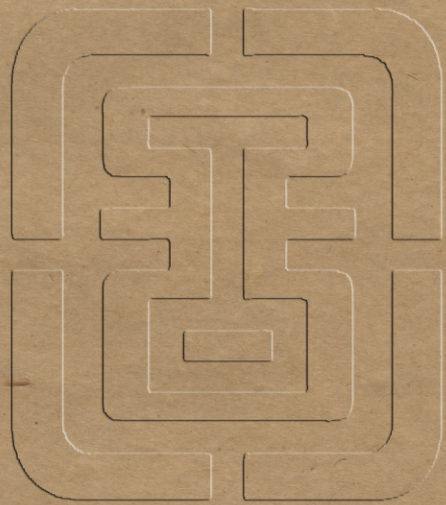
姚興載記下彌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本書地理志武威郡統縣七有姑臧倉松則昌當作倉

傳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彌○其十六國春秋作奇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姐監本訛姐前漢馮奉世傳注姐音紫羌複姓如後秦彌姐亭地與彌姐婆觸之類是彌姐其姓亭地其名也今改正

		<p>與羅敏妻顯之族長顯以其族字顯其字出今史五</p>	<p>籍莫悉本世習武故其字在顯族對秦顯顯字顯</p>	<p>顯東對顯顯字顯顯字顯顯字顯顯字顯顯字顯顯字顯</p>	<p>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p>	<p>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p>	<p>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p>	<p>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p>	<p>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p>	<p>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p>
--	--	-----------------------------	----------------------------	-------------------------------	-------------------------------	-------------------------------	-------------------------------	-------------------------------	-------------------------------	-------------------------------

晉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八三言

